

了然

第438期

名誉主编:了然

主 编:王伟

★八一★

向军旗敬礼

◎江明科

去年八月,我单位接到南部战区空军预备役部队的函,我将重披戎装,二次入伍。熟悉的使命感如同汹涌的潮水般将我淹没。

当我把二次入伍的想法告诉妻子时,她眼中闪过一丝不舍,但很快便被坚定的目光所取代。她说:“我知道这是你的梦想,也是你的责任,家里有我,你放心吧。”那一刻,我深深地感受到她的理解和支持。两个儿子紧紧地抱住我的腿,仰着天真无邪的小脸问:“爸爸,你要去哪里?什么时候回来?”我强忍着泪水,告诉他们:“爸爸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,为祖国妈妈站岗,等爸爸回来给你们带好多好多礼物。”

初入部队的日子,既熟悉又陌生。队列训练、体能锻炼,每一项都在唤醒我曾经的记忆。短暂的时光,如白驹过隙,却让我经历了许多,也感悟了许多。

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洒在营区,激昂的军号声准时响起,催促着我们迅速起床集合。整理内务、出操训练、操练兵器、拉练体能、战场救护、部队机动等,紧张而有序的节奏让我重新找回了青春的活力。训练场上,战友们整齐划一的步伐、高亢嘹亮的口号,无不展现出军人的坚毅与豪迈。每一次踢正步,每一次喊口号,我都能感受到集体的力量,这种力量让我热血沸腾,也让我明白了团结协作的重要性。

一次野外拉练,再次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军人的艰辛与顽强。背着沉重的装备,在崎岖的山路上行军,汗水湿透了衣衫,双脚磨出了水泡,但没有一个人喊累,没有一个人掉队。大家相互鼓励、相互扶持,一步一步朝着目标前进。那一刻,我再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“不抛弃、不放弃”,什么叫“战友如兄弟”。

在部队这段时间,我也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发展。看到国家日益强大,国际地位不断提高,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无比骄傲。同时,我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,军人肩负着保卫祖国、维护和平的神圣使命。正是因为有无数军人在祖国的边疆默默坚守,才有了我们国家的繁荣稳定,才有了人民的幸福安康。

这短短的二次入伍,让我对军人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敬意和热爱。我爱这片绿色的军营,爱这里的每一位战友,更爱我们伟大的祖国。祖国的召唤,如同激昂的战歌,是我一生的幸福。

二次入伍结束那天,部队首长告诉我,你可能还会来部队。我坚定地说,我时刻准备着。我知道,在未来的日子里,我还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难,但我毫不畏惧,我将带着对祖国的无限忠诚,在军旅之路上坚定地走下去。我愿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,都奉献给这片我深爱的土地,为祖国的繁荣富强,为人民的幸福安宁,贡献自己全部力量。

八一,向军旗敬礼!

(作者原服役于95112部队,曾获集体三等功2次,获评优秀士官7次,现就职于重庆市长寿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)



◎李耀国

我的老首长王争的女儿西西寄来她父亲出版的回忆录《戎马生涯》,记述了王争从战士到军长的革命经历,使我激动万分。虽然我参军时,王争就是师长,在新兵心目中,师长已是很大的官了,我们只能仰视他。后来我成了老兵,被调到师政治部工作,由于王争是军事主官,不属于他直接领导,因此工作上少有接触,偶尔在路上碰到他,他也只是随意问问我最近在写什么,我回答后他点点头就离开了,并不和我深谈,但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关心。不久后他调到军部,我也复员返乡,从此失去联系。看了他的回忆录我才知道,除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那部分战斗经历外,他在和平时期领导的战役训练,我都亲历过,读来十分亲切,和他在一起相处的点点滴滴,便像珍珠串起来。

我刚到部队时分到炮兵团,和师部仅一墙之隔。那时我很喜欢文学,空闲时爱去图书馆,我意外地发现,师长也常来这里,我有些惊讶,作为一名军事主官,他也会对文学有兴趣?我还注意到,他借阅的书籍中竟有外国名著。我知道他们那一代是在战争时期参军的,多数没有上过学,或者文化程度很低。我也是从回忆录里才知,王争在家乡念过小学,抗日战争爆发不久,年仅13岁的他,便在山西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“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”,后来随部队从北打到南,身经百战,在淮海战役中,他任营长,带领部队直插敌人军部,打乱了敌军部署,身负重伤仍指挥战斗,被评为战斗英雄。

在和平时期,部队也要居安思危,随时准备打仗。我师一直担任总参战备值班师任务,根据山岳丛林作战特点强化训练,被中央军委命名为“丛林猛虎”称号。王师长对部队训练提出“从严、从难、从实战”要求,一切从实战训练部队。一次,在观摩团榴炮营实弹打靶时,有门大炮三发三中,当班长以为会受到表扬时,王师长却评了不及格。王师长指出:“你虽然三发三中,但你炮位选择不正确,没有任

◎莫 测

队长很瘦,可谓瘦骨嶙峋、弱不胜衣,似乎风都可以把他吹倒。但是,队长从来没有被吹倒过,他像标杆一样扎扎实实、稳稳当地立在集训队里,立在我们心中。

我有个习惯,每天提前一小时起床锻炼身体,哪怕天公不作美,也从不间断。没想到队长比我起得还早,当我披着蒙蒙雨幕去到训练场的时候,他已经练开了。不过,队长不是锻炼身体,而是练习徒手攀登水泥电杆。这徒手攀登科目,是我们通信兵的训练难题,尤其是下雨天,粘满泥水的脚蹬在水泥电杆上,像打滑的车轮,产生不了摩擦力,即便你使出吃奶的力气,也根本攀登不上去。

对这个训练科目,我们十几岁的小伙子都常常望杆兴叹,无能为力,已经手脚僵硬、又年过花甲的队长哪能行呢?可队长就是不信邪,他一有空就围着那光秃秃、滑溜溜的水泥电杆转悠、琢磨,就去奋力攀爬尝试。脚磨破了皮,手打起了泡,脸碰起了血包,他也攀爬不辍,执著地为我们破解训练难题。

爬山和五公里越野,是我们早操的主要内容,也是需要强壮体力的活儿。队长身体单薄羸弱,又患有哮喘、贫血和美尼尔综合征等疾病,即便在三伏天里,他都穿着绒衣绒裤,甚至棉衣。可是,他仍然坚持与我们一起出操,有

我的首长王争

何掩体,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,当你发射第一颗炮弹时,马上就暴露了目标,容易遭到敌方的反击。”后来,我就此写了一篇报道发表在军报上。

山岳丛林作战训练的艰苦,是常人难以想象的,就连有过战争经历的部队领导,也不相信在热带丛林里行军,一个小时只能前进一公里。当他们亲身经历后才明白,原始森林长满了荆棘和藤蔓,部队每前进一步,都得靠人砍出一条路来。1965年雨季,我随全师部分连、排干部参加的为期一个月的“三无三定”(无道路、无村庄、无向导;定时、定点、定路线)训练,也被称之为“适应性生活锻炼”,由于热带雨林山高林密,后勤补给困难,但林中生长的野菜和动物可以利用,因此,探索部队在后勤补给不上的时候如何生存?便成了训练的重要课题。当我们走进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,林间雾气弥漫,光线阴森幽暗;树叶上挂满千蚂蝗,从衣领掉进脖子里,拍掉后满背是血;脚下铺着厚厚的腐败的落叶,冒出的气泡发出恶臭,许多人被中毒感染,行走艰难,还要时时提防猛兽和毒蛇的突然袭击。尽管我们带着干粮,但那是实在万不得已时才能享用,整个行军都是靠野菜和打猎为生。这是我一生中度过最艰苦的岁月,也是我最难忘最宝贵的一段经历。

训练快结束时,集训队大队长找到我,说王师长想听汇报,他和指导员走不开,要我下山汇报。我只身走出森林,来到位于中缅边境的耿马孟定坝,找到师部所在农场,在路口就碰到王师长,我向他行了个军礼,他并不答话,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,我愣在那里,不知所措。过了一会,他皱了皱眉说:“你看看你这身军装,你们在森林里,没有老百姓,穿得随便点没有关系,到了这里,老百姓多,要注意军容风纪。”我这才注意到我的军装已被荆棘划破,到处都是破洞。我有些委屈,眼泪无声地涌了出来,想起还在森林里的战友,他们跟我一样餐风饮露,披荆斩棘,军衣也是千疮百孔。王师长似乎明白了什么,他把手搭在我肩上,声音也变得柔软起来:“别哭,赶快到会议室汇报,总参的首长在等着。”后来,结束这次集训后,战士们回到各自连队,立刻补发了一套新军装,我感到我的眼泪并没有白流。

农场的会议室很简陋,一张方桌四面摆着长条木凳,靠壁的位置放着一些竹椅,首长们散坐在各处。天气闷热,大家都穿着衬衣,看不出军阶来,我因生性腼腆,又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,难免有些紧张,甚至不敢抬头。虽然我不善于总结归纳,但我擅长讲故事,此次主动要求参加穿林训练也是为了收集素材。在丛林生活的日日夜夜,战友们为了崇高的信仰,战胜了生命极限的挑战,一个个生动的故事,像泉水一样从我的嘴里涌了出来,这些故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,整个会场鸦雀无声。当总参的首长回到北京后,立即派出八一电影厂的摄制组来到这里拍摄军教片《丛林

队 长

时甚至还跑在队伍前头。队长言语不多,常常都用行动去诠释。

集训队里没有自来水,一切生活用水都必须到七八百米开外的御临河去挑。队里有规定,每个班负责挑水一天,轮流执行。队长不仅把队部勤杂人员也排进了挑水行列,而且每当轮到队部挑水的时候,他也从不落下。他说朱德都用扁担挑粮,我为什么不能用扁担挑水呢?

点名,是部队的作息制度之一,它一般都由值班干部负责执行。其他干部点名,就是拿着花名册照本宣科念一遍,并且只念战士们的名字。队长点名特别,他从来不拿花名册,干部战士的名字都在他心中装着。他首先点自己的名字,接着再点其他干部的名字,最后才从一班战士开始,依次呼点,且脱口而出,精准无误,从来没有出现过漏点、漏点和错点现象。

一个雷雨交加的周日傍晚,我以为不会点名了,可想着想着就听见了嘹亮的点名号声。平时点名,队长都站在队部门前的屋檐下,队伍站在宽敞的院坝中央,那天则把位置颠倒了过来:队长令队伍齐刷刷地站去了挡风遮雨的屋檐下,他却松一般站在了大雨倾盆的院坝中央。通信员见状,赶忙跑去给队长拿了把雨伞。结果被队长剋了一顿不说,还令通信员陪他一起淋了场大雨。

生活》,我也作为撰稿人参加了这项工作。王师长对我的汇报非常满意,晚饭后特意要我陪他散步。他向我谈到,在淮海战役时,著名军旅作家寒风到前线采访,和他蹲在一个战壕里。后来寒风发表了轰动全国的小说《党和生命》,表现了在革命战争中对党的忠诚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生命,使他感动不已,使他认识到文学作品的巨大感染力。因此在战争和训练的空闲时间,他也常找些文学作品阅读,从中获取精神力量。我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位热爱文学的首长,遗憾的是,他不久被调到军部,我也复员返乡。

我以为今后再也见不到王师长了。1972年春天,我出差路过部队移防的驻地云南开远,顺便去看望战友,住在招待所里。一天,我路过操场,见王师长独自在操场散步,便向他走去,想向他行个军礼,但又担心他不认识我了,毕竟我退伍已多年。正在犹豫时,他却一声喊出了我的名字:“李耀国”,这使我十分感动。王师长首先告诉我一个意外的消息,作家冯牧也住在这里,他想介绍我们认识,想让我得到一位文学前辈的帮助。其实我和冯牧早就有联系,冯牧曾是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,培养了许多作家。我的处女作《我和班长》发表后,他给我写信称赞这部作品,并告诫我:“要想成为一个作家,首先必须当好一个战士。”以后每当我有作品问世,他都会来信鼓励。遗憾的是,冯牧当时下部队采访去了,失去了见面的机会。而王争和冯牧的友谊深厚,在我后来到北京看望冯牧时,他都感慨地说:“这样一个军事主官,能够这么重视文学、爱护作家,实在难得。”

著名军旅作家彭荆风到重庆时对我说:“有一次,我到前线采访王争,见他枕边放着小说《暴风骤雨》,我很惊讶,在战斗激烈的火线上,这样一位身负重任的将军还不忘文学,只能说明他的从容、镇定、胸有成竹。”我相信,经过多年的热带丛林作战训练,这支部队在实战中一定能够发挥其优势,我完全能够想象出王争将军在战场上指挥若定的身影。这样一位善战又热爱文学的军事指挥员,作家当然愿意和他交朋友。至今在他家客厅里,还挂着冯牧赠送他的墨宝:天地有正气,人间贵书香。

1986年,王争从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离休,但他不愿闲着,又开始上老年大学。他说很想把自己的戎马生涯写出来,但苦于写作水平不够。通过六年在老年大学的刻苦学习,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,提高了文学修养,他终于完成了这部《戎马生涯》,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又是一年八一建军节,谨以此文怀念我的老首长王争。

(作者于1961年应征入伍,曾是昆明军区炮兵三二0团战士、陆军四十师政治部专业文艺创作人员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国家一级编剧)

集训队所有的房屋,都是在土墙顶上盖的土瓦。饭堂更简陋,就是用牛毛毡在黄土上搭的一个窝棚,炊事员也是搞集训的时候,才从各部队临时抽调去的,其炊事技术显得参差不齐。就说那煮面馒头吧,蒸出来应该是白色的,可我们那炊事员蒸出来的馒头却是蜡黄色的,而且馒头身上还长着东一块西一块难看的褐斑。咋回事?原来是添加的碳酸钠(纯碱)超量了,外加搓揉面团不均匀不到位所致。有的战士吃不惯,把有褐斑的馒头皮撕下来甩在泥地上。队长看见后,就把炊事员喊上,将地上的馒头皮一一拾起,端去炊事班加了工,然后与炊事员一道,把那些馒头皮当众吃了下去。从此,褐斑馒头少了,撕甩馒头皮的现象也没了。

队长嗜烟但不是盒装的那种香烟,而是自己用白纸包裹的、呛口辣喉冲鼻子的叶子烟。一次,队长一边抽烟一边读报,不经意间,那烟火烫着了手指,队长一激灵,烟屁股就落到地上。他马上捡起来,猛吸几口后才摁灭烟火,但队长没有把烟头丢了,而是包起来揣进衣兜,又宝贝似地裹进了新的烟卷。

(作者军旅20载,原服役于56172部队和武警四川总队二支队,曾荣立三等功7次,就职于重庆市公安局)